

北京大學叢書之十

新史學

何炳松譯

北京大学叢書之十

新史學

何炳松譯

新著世界史

李泰編 第一冊 九角

此書用萬國史
體裁編纂分述
世界各國之政
治文明將中等
學校應講授之
東亞史西洋史
分編敘述全史
爲上古中古近
古近世現世五
期現世史直敘
至太平洋會議
爲止附有彩印
地圖尤裨參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267)

New Histor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初版

(北京大學叢書之十)

品(新)史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J. H. Robinson

譯者 金華何炳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新史學序

民國九年的夏天，我擔任北京大學校史學系的主任，那時我看了德國 Lamprecht的近代歷史學。他的最要緊的話，就是『近代的歷史學，是社會心理學的學問。

現在歷史學新舊的論爭，就是研究歷史，本於社會心的要素？還是本於個人心的要素？稍嚴密一點說起來，就是歷史進程的原動力在全體社會？呢還是在少數英雄？』

Lamprecht 的意思，以爲歷史進程的原動力，自然在全體社會；研究歷史，應當本於社會心的要素。所以研究歷史，應當以社會科學爲基本科學。我那時就把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課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級，先把社會科學學習，做一種基礎。——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等，——再輔之以生物學、人類學及人種學、古物學等。特別注重的，就推社會心理學。然後把全世界的史綜合研究，希望我們中國也有史學的發展。那時史學系中又有歷史研究法一課，就請金華何炳松先生擔任，何先生用美國 Robinson 所著的新史學原本做課本，頗受學生歡迎。我那時就請何先生

把新史學譯做中文，使吾國學界知道新史學的原理。不到一年，新史學一書果然譯成，何先生就叫吾做一序。

我看新史學全書，共分八篇：其中一、新史學，二、歷史的歷史，三、歷史的新同盟，四、史光下的守舊精神，這四篇最重要。四、思想史的回顧，五、普通人應讀的歷史，這兩篇次之。六、羅馬的滅亡，七、一七八九年的原理，這兩篇又次之。他最要緊的話，在第一篇裏，他說：『新史學這樣東西，總可以應付我們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夠利用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關於人類的種種發明……這部書所以叫做新史學的緣故，就是特別要使大家知道……歷史的觀念同目的，應該跟着社會同社會科學同時變更的。』在第二篇裏，他說：『歷史家始終是社會科學的批評者同指導者，他應該將社會科學的結果綜合起來，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去試驗他們一下。』我看 Robinson 這部書，都是消極的話——都是破壞舊史學思想的說話。他積極的話——建設新史學方法的說話——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面所舉的那幾句話。其中尤以『應該將社會科學的結果綜合起來，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去

試驗他們一下』這句話爲最簡括切實。我讀了這幾句話，差幸對於北京大學校史學系的課程改革的尚不算錯。

Robinson 在他新史學第二篇裏，還說：『德國 Hegel 的歷史哲學，將人類最高的地位給與他的同胞，所以德國人異常傲慢……因此歷史的研究同著作，就有一種民族的同愛國的精神貫注在裏面。』又說：『從古代到十九世紀初年，歷史家研究歷史，很是用心的批評的以教訓或娛樂讀者爲目的。但是沒有一個可以說是科學的。在歷史裏面，要想發見政治家或軍事家的模範，要想推翻異端的神道，要想說明舊教徒是對的，或者新教徒是對的，要想說明世界精神實現自己的步驟，或者要想說明自由是從德國森林裏面出來的，永遠不回去——這幾種目的，雖然有時研究得很深奧，却是非科學的。』Hegel 的歷史哲學有一種民族的和愛國的見解，自然和從前的舊史學一樣，都應當排斥的。但是 Hegel 的歷史哲學雖然應當排斥，歷史哲學一科和別種科學一樣，常常進步的，是不應當排斥！有人說：『德國自 Hegel 以後，沒有歷史哲學，所以歷史哲學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不知道德國自 Hegel 以後，

還有幾個歷史哲學的大家。一九一二年美國 Robinson 新史學出版以後，德國 Mehlis 就有一大部歷史哲學出版。Hegel 是浪漫主義的歷史哲學，Mehlis 是新理想主義的歷史哲學，他們的主義是很不相同的。

Mehlis 的歷史哲學分爲三部：第一部、歷史哲學的問題，即歷史和普通史的理論。其中一、歷史哲學及其問題一般的性質；二、哲學的概念；三、歷史的概念；四、歷史論理學問題；五、歷史的價值論問題；六、普徧史問題。第二部、歷史哲學的歷史。第三部、歷史哲學的體系，即普徧史內容上的構造。其中一、歷史的事象意義；二、普徧史的過程上一般的構造；三、宗教的發達；四、藝術的發達；五、哲學的發達；六、道德的國家的發達。這部書實在是科學的。雖然是歷史哲學，他的實質實在是一種社會哲學。這部書的內容都是積極的說話，於研究史學的人，很有實際的利益。不過這部書說理很深，未曾研究過社會學哲學，不能領會的。

我國現在的史學界，實在是陳腐極了，沒有一番破壞，斷然不能建設。何先生譯了 Robinson 這部書，是很合我國史學界的程度，先把消極的方面多說些，把史學界陳

腐不堪的地方摧陷擴清了，然後慢慢的想到積極的建設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譯了這部書，是很有功於我國史學界的。

還有一層，Robinson 的新史學第六篇，主張歷史是連續的，說明斷代的不妥，把歷史的時間須連貫；Lamprecht 和 Mehlis 都主張歷史是全人類的，國別史斷不能完足歷史的功能，所以二人都歸宿到世界史或普徧史，把歷史的空間須連貫。照這樣看來，美國的學說和德國的學說兼收並蓄，那末可以達到史學完善的目的；而且他們的學說，殊途同歸，都歸到社會科學那方面去，可見學問是斷不可分國界的。我國史學界總應該虛懷善納，無論那一國的史學學說，都應當介紹進來。何先生譯了這部書，爲我國史學界的首唱者，我很望留學各國回來的學者，多譯這種書，指導吾國史學界，庶幾不負何先生的苦心呵！

民國十年八月十日海鹽朱希祖謹序

譯者導言

James Harvey Robinson 博士爲從前美國 Columbia 大學的歷史教授。他的歷史知識，很淵博的；他的史學思想，很新穎的。他著有多種歷史的著作。就中最著名的，就是同 Breasted 同 Beard 兩教授合著的歐洲史大綱一卷；同 Beard 合著的近世歐洲發達史二卷；近世歐洲史料讀本二卷；獨著的中古近世史一卷；歐洲史料讀本二卷。至於新史學這部書，爲博士最近名著之一。自從一九一二年出版以來，風行一世，實在是博士數十年來研究同教授歷史的結果。書分八篇，各篇統是一種演講稿的性質，自成統系的。現在我先將這本書的內容，大略同讀者述了一遍。

第一篇是說明新史學的意義，他的大意如下：

歷史的意義是很廣的。歷史的材料是很雜的。舊日歷史家對於選擇史材，實在不甚妥當。例如敘述學問復興時代的歷史，不說明 Dante, Petrarch, Lorenzo 是什麼人，偏敘南部意大利的朝代戰爭。又如敘述十八世紀的歐洲史，不說明法國革命的

由來，偏敘奧大利國務大臣的更迭。又如敘述法國革命，不說明他的起源，偏敘那時候各封土間的紛糾。總而言之，從前的歷史家差不多專以敘述人名地名爲極則。他們以爲有了一個人名地名的大綱，就可以做歷史知識的根本，其餘枝葉，日後添加不遲。其實研究歷史的，並沒有專記人名地名同時期的必要。舊日歷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實則政治一端，那能概括人類活動的全部呢？此外還有一種專述驚心觸目的事實的趨向。其實歷史這樣東西，並不是小說；而且幾件特別的事實，斷不能代表人類各種事業的全部。又有以爲人類是處於一治一亂的循環裏面的。歷史家對於亂事津津樂道，對於平時輕輕略過，以爲研究各種制度的和平進步，是專門學者的事業，不是普通人所可能的。其實各種制度的發達，可以使他生出興趣來。研究歷史的祇要敘述可以說明人類進步的事實，刪去無關宏指的軼聞，那就好了。

至於歷史的功用，在於幫助我們來明白我們自己同人類的現在及將來。從前以爲歷史是前車之鑒，這是不對的。因爲古今狀況斷不是一樣的。就個人而論，我們要明白我們自己的現在，我們不能不記得我們自己的過去。歷史就是個人記憶的推

廣。我們要研究歷史，並不是因為過去可以給我們種種教訓，實在因為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的知識來明白現在的問題。因為唯有歷史，可以說明現在各種制度。現在社會改良的潮流，一日千里。我們要想有點貢獻，必先明白現在的狀況；要明白現在的狀況，必先知道他們的來歷。這本書所以定名為新史學的緣故，就是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種新科學上的新學說；而且要使歷史同入各種學問革命的潮流裏面去。

第二篇是說明史學觀念的變遷，他的大意如下：

自古至今，歷史的觀念已經過許多的變化了。到了現在，史心的發達可謂盛極了。歐洲上古時代的歷史家，雖然能夠秉筆直書，沒有什麼宗教的臭味；但是太偏重文學的方面，所以歷史幾乎變成文學的附屬品。

自從基督教傳入歐洲以後，歷史就脫去文學的衣裳，穿上宗教的大褂。基督教徒以為歷史是一種人類善惡相戰登天入地的說明書。他們總算能夠發明一種貫注歷史的精神。但是犧牲太大了。有關基督教的事實，雖小亦大，雖輕亦重；無關的，雖大亦小，雖重亦輕。Augustine 所著的上帝之城，同他的弟子 Orosius 所著的通史，就

是兩個例。歷史上宗教的臭味，在學問復興以後，還是很盛。Bossuet 的著作，就是明證。宗教改革以後，無論新舊教徒，還是利用歷史來做宗教戰爭的武器。如新教徒所著的 *The Magdeburg Centuries* 一書，同 Baronius 所著的歷史，就是這兩派的代表。到了現在，歷史界還沒有完全脫離宗教的束縛。Janssen 的德國民族史，就是一個最著的例。

但是自從十六世紀以來，已經有許多歷史家想脫去歷史的宗教衣裳，現出他本來的世俗面目。Machiavelli 同 Guicciardini 就是代表。到了十八世紀有 Gibbon, Voltaire, Hume, 這班人，不但要使歷史變成世界的，而且要代他再穿上文學的衣裳。Bolingbroke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說，歷史是哲學的實例，可資借鏡。這句話是對的，我們上面已經說過。Voltaire 著過一部歷史哲學，同一部各國民族風俗精神史，以攻擊當日宗教同制度為宗旨，所以沒有十分批評的精神。Herder 著了一部歷史哲學，同一部對於人類史的觀念。他以為人類的進步，有一定的定律。他實在是一個傳奇派的先驅。

自從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歷史的新興味發生了，最著的，就是 Montesquieu 的法意。因此激起了後代憲法史的研究。法國革命初年，史學方面有一種大同主義。革命以後，忽然激起一個民族主義來。這個主義在德國方面尤其發達。因此就有很著名的 Hegel 歷史哲學 的出世。他說歷史上有一個世界精神，這個精神就寄在德國人的身上。這個學說大大激起歷史上愛國的觀念。最著名的德國史材集成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不久就出版了。從此德國的歷史家如 Ranke, Dahn 這班人，就執世界上歷史界的牛耳。政治史這種東西就成爲盡美盡善的歷史。

但是上面所述的種種歷史觀念，沒有一個可以說是科學的。自從近來歷史抱有科學的野心以後，就生出兩個結果來：第一，就是我們對於過去的史料，加以嚴密的批評。第二，就是著述歷史，秉筆直書。但是批評材料同秉筆直書兩件事體，不過是歷史科學化的初步，並不是科學化的歷史本身。科學的特點是：(第一)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第二)發現同應用天然的定律。新科學中最初有影響於歷史的，要推經濟學。 Karl Marx 說，唯有經濟的解釋可以說明過去。這句話雖然不免過當，但是

能夠注重歷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原質，實在難得的很。後來科學家裏面，很想將歷史變爲純粹科學的人，最著名的例，就是 Buckle 的文明史。他以爲人類進化，有唯物的同唯心的兩種定律。不過他同 Marx 不同，以爲歐洲文明發達的很，所以唯物的定律已不適用。但是我們要知道，歷史所謂科學，同化學物理所謂科學，是不同的。人類的慾望同思想如此複雜，歷史的材料如此殘缺，Buckle 同 Draper 這班人的夢想，當然沒有達到目的的時候。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人類，至少已經有二十萬年了。我們普通所謂古人，實在是我們的同輩。Buckle 這班人並不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要研究人類進步的定律，實在是「坐井觀天」。總之，我們要知道歷史所以不能成爲純粹科學，並不是歷史家的罪過，實在因爲歷史的材料同他種科學的材料不同的緣故。

歷史要變爲科學的，必先變爲歷史的才可——就是說，研究歷史不但研究歷史的「然」，而且要研究歷史的「所以然」。十九世紀以前的歷史家，統是沒有人類進步的觀念的。到了現在，我們才知道世界是一個變化的東西。各種制度統是多年

進步的結果。「歷史的繼續」是一個科學的真理。研究變化的程序，是一個科學的問題。這就是歷史同文學不同的原因，亦就是歷史所以升為科學的緣故。

近來有人說，現在各種科學各有歷史，歷史本身恐怕要瓜分盡了。其實歷史的分工研究，不但不會將歷史瓜分了；而且同歷史本身，有相得益彰的妙用。而且各種分類研究的結果，斷不能概括人類活動的全部。融會貫通的責任，還是要歷史家獨負的。

第三篇是說明歷史同各種新科學的關係，他的大意如下：

歷史不能不常常重編的。但是重編了，就算了事了麼？普通以為歷史是一成不變的，史材是有一定範圍的。這種觀念，統是謬誤得很。第一，要知道歷史的本身，就已有的一種變化。第二，要知道歷史的進步，必得他種科學的幫助才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歷史，或者附屬於文學，或者附屬於神學，或者被人利用去激起愛國的熱誠。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歷史方面有了四種新事業：第一，批評史材；第二，秉筆直書；第三，注重普通；第四，破除迷信。但是這幾種事業，不過史學進步的條件，不是進步的程序。近

來新學問裏面的發明，最有影響於史學的，就是史心。這個史心，我們研究歷史的人，不但不能發明他，而且人家發明以後，我們還不知道去利用他。此外還有不是歷史家發明的二個重要的歷史學說：一是動物學家 Darwin 的人類進化之說，一是地質學家 Lyell 的人類甚古之說。不料今日歷史家還有不承認這種學說是有關歷史的！

其實這種學說，比之最有名的歷史學說，還要有影響。研究歷史的人，應該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學裏面的新學說才好。所謂新科學，就是人類學、古物學、社會同動物心理學、同比較宗教的研究。普通以爲未有記載以前的歷史，可以不必研究的。誰知道未有記載以前，早有人類；而且非記載的史料，有時比記載的，還要可靠。所以研究歷史的人，不研究原人學等，就失去一種正確的歷史眼光了。有人說現在的蠻族，無異我們同時的祖先；那末我們要明白古代人類的狀況，就不能不研究現在的人類學。至於研究比較的宗教，可以明白各種宗教的起源。

至於研究社會心理學，可以使我們明白人類文化傳播的原理。人類是從動物進

化而來的。人類同動物肉體上相同的地方，近世比較解剖學已經證明。人類心理上，亦何嘗沒有動物心理的遺跡？所以我們不能不研究動物心理學。普通以爲研究歷史的人，那有許多工夫去研究這類科學。其實我們不必要做人類學或心理學的專家，才能利用各種新學說的。各種新科學對於人類的事業，雖不免有武斷的地方；但我們斷不可因噎廢食的。

第四篇是說明歐洲思想的變遷，他的大意如下：

Bacon 說，我們如今還沒有思想史的著作。現在離他說話的時候，已經三百年了，但是還沒有一本好好的思想史。普通歷史家的注意思想史，有一件事實可以證明他——這就是 Draper 的思想發達史一書，雖然一無可取，居然久受大眾的歡迎。同時有 Lecky 的歐洲唯理主義之興起及影響一書，雖然比較的好，但是祇述最近的三百年。第二部就是 White 的科學與神學之戰爭，可惜書中以攻擊神學謬誤爲主。Stephen 的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同 Benn 的十九世紀英國之唯理主義，統是很好的著作。Menz 的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尤稱傑作。最近 Taylor 又著了一部